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巖集卷一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丁成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東巖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東巖集六卷明夏尚樸撰尚樸字敦夫東巖其號也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尚樸受業於婁諒故明史儒林傳附見諒傳中然史於薛瑄傳末又稱瑄之門人有周蕙蕙之門人有薛敬之李

錦王爵夏尚樸與諒傳不合考傳末惟叙敬之錦爵三人事迹一字不及尚樸則瑄傳列樸之名殆衍文歟諒以勿忘勿助為敬胡居仁羅順欽多譏其近禪而史載尚樸常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校亟稱之王守仁少時亦學於諒然守仁贈尚樸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尚樸則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中至謂心所以窮理未

足以盡理又謂學不難於一貫而難於萬殊則與守仁即心即理之說迥異又與湛若水書斤斤以厭常喜新爲戒其語録中復取陳獻章論學詩一一爲之箋疏指其謬誤正德之際學問漸歧而尚樸獨恪守先儒不爲高論可謂篤實之士矣至其論中庸分八節獨不用朱子之說則見仁見智各有所得其不爲苟同即其不爲苟異者也史載所著有中

庸説東巖文集此本爲其壻劉賓所編以語錄中庸説爲第一卷與文集併爲一編史蓋據其初出各行之本也尚樸本講學之士不以文章爲工然其言醇正固亦不乖於大雅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巖集卷一

明　夏尚樸　撰

語録

卓然豎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

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泳於水始得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君子之心纎惡不容如人眼中着不得一些塵埃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凡復齋有詩云便如曾點象堯舜怕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

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

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

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

道理是箇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

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

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

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八散了

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

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葢東坡學佛而

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纎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髪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互相戒敕視三代為尤嚴其亦可惡乎

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牿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虚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虚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

上古以來人皆質實周末文勝忠信道衰故孔子開口只説忠信如林放問禮之本子夏有禮後之問深契

聖人之心亟加歎賞一部論語多是此意至如乾卦言聖人之學亦說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今人談王談伯說玄說妙反不若前輩質實也

聖人存許多淫奔之詩非特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欲為人君父者深達男女之情嚴內外之辨以杜瀆亂之萌制嫁娶之禮婚姻以時使內外無怨曠之人所謂誦詩必達於政此其一端也

敬則不是裝㸃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

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

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

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

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

務矯飾徇外即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下自註云

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

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觀通書無欲則靜虚動直可見矣主靜之靜不與動字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

為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直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虚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為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

書之言相表裏

朱子謂周子無欲章話頭高卒難輳泊然朱子嘗云有人要做没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類初是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之語玩味入心久久不知不覺剥落銷殞去又康齋與楊德全序云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猶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予歸靜掃一室取聖賢之書安坐而讀之云云久久慕道希賢之心勝物欲自然退聽矣夫以誠敬存養而又涵泳經義

以流灌之則此重彼輕又安患人欲爲吾累耶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問理家曰耕讀而已矣問爲學曰知行而已矣問爲政曰教養而已矣問養生曰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問養德曰去其害德者而已矣問治民曰去其害民者而已矣

多欲則事多寡欲則事寡無欲則無事矣

我朝相業當以李文達公為首雖其奪情起復得罪士論然能舍其壻程篁墩而取羅一峰為狀元英廟徵聘吳康齋禮遇隆甚皆本公輔導之力致使士風丕變至今猶未衰熄是亦可取矣

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一句自為一義重在幾箇而字上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葢有尊德性而不道問

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

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故致

廣大又要盡精微如伯夷可謂極髙明矣猶之中庸

或未合故極髙明又要道中庸又集註以尊德性為

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為致知以極道體之細

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

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原大本處是大一

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

為然姑存之以備參考

有善無惡是性好善惡惡是情主張為善去惡之心是意誠意是為善去惡之心十分懇惻處

張子云心統性情程子云性即理也又云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云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盛儲該載敷施發用的又云心者氣之精爽愚謂心無形體是人身一點靈處其中所具之理為性佛氏之徒只指那靈妙處為性以理

為障故為異端後世儒者本學聖賢只是源頭認得不真故流入異學而不自知如告子以知覺為性象山之學以收拾精神為主至門人楊慈湖論學每云心之精神謂之性故朱子闢其為禪近者諸公以良知為話頭接引後學恐不免此弊朱子訓蒙詩云性蔽其源學失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本是家常茶飯却恐諸公說得太甜了程子云敬則自

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朱子云近日江西諸公好說尋樂予謂尋到苦澁處方有樂的好消息來未有不做工夫而能樂者此言殊有味

往歲在滁城門外見人攜錢一大串偶因索斷錢散在地不可收拾因悟一貫之旨蓋道理散在事物上必得此心方可管攝若有分毫私則散亂無所統矣

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

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即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即是為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即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為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為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

遺書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云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以誠敬存之

復涵泳經義以栽培澆灌之庶幾生意條達自有不容已者然必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為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

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為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門人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性一句更無他說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

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

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但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

窮經須求古人作用處如堯豈不知舜之賢若一旦驟而用之豈不為舜害故歷咨諸職付之衆論之公而已無與焉妻之二女即今所謂駙馬復任為司徒百揆四岳侯其聞望昭著然後命之攝位如此猶有四凶之患蓋驩兜共鯀皆勲舊之臣一旦遽處其下能

無怏怏之心舜從而去之由是天下始服周公以王室懿親位冢宰攝國政三叔倡為流言以間之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感悟迎之歸三叔遂挾武庚以叛周公承王命東征而天下始定後世賈誼洛陽一少年耳一旦起而議天下之事宜為絳灌之徒所嫉伊川以布衣召用在朝有諸公為之羽翼猶不免有涪州之行我朝英廟復辟李文達公欲起康齋恐阻於浮議在朝與石國公議之石慨然托李公為薦章英

廟差行人奉敕書徵之至則禮遇甚隆遂除左春坊左諭德力辭不供職復賜敕書差行人送歸當時若受職恐亦不得安其位由是而觀古今人情世變恐亦不大相遠必得聖君賢相在位方可有為

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難處處羣疑並與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起竟不知那箇是人心那箇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為私欲所奪如此便是

允執厥中葢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
堯之學以欽為主以執中為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
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
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
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葢必如此然
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
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説為支離率意徑行指
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為良知之本然其説蔓延已

為天下害揆厥所自葢由白沙之說倡之耳故曰學者於是非之源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延於後世有足徵者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云云尋常最愛此數句明白痛快令人有下手處葢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箇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則心中自有一箇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恐非孟子意

有車馬方與人共無車馬時如何有功能方可不伐無功能時如何二者皆微有待於外孔子只據眼前而言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如師冕見即是老者安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得見即是少者懷之在家則行之家在鄉則行之鄉在朝則行之朝在天下則行之天下便須制田里教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

饑不寒又如三子皆欲得國以治曾點亦只據眼前而言藹然有春和育物氣象與聖人同宜為聖人所許也

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即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即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為最精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通書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朋類也試就思慮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

往歲在山東答都憲唐虞佐書云近來諸公議論太髙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為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只今已是風動海内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為有味方欲從事於此顧以

學力之微無以勝其習俗之深爲可懼耳

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即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

周子論學以無欲爲要其論顔之不改其樂必以能見其大爲先也周子此論直超脫宜其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也耶

委吏即今之所謂倉官以大聖人居之亦只是謹其出納使會計當而已乘田即今之上林苑以大聖人居

之亦只是時其水草使牛羊茁壯長而已安能少加於是由是觀之則凡居官蒞政不問位之崇卑事之繁簡只要盡其職分所當為而已不必强生意智樂於紛更取赫赫之聲譽也至於為宰相亦只是從天下之公進退天下賢才擇其才德出衆者分布要地與之共理天下之事輔成君德上當天心使無水旱疫癘之災人人得飯喫得衣穿則宰相之職盡矣外此何容心哉

朱子云不滯性氣的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昔一齋受業康齋之門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契也聰明性緊小兒瑈聰明不性緊

康齋一日填地㧍使人名一齋來看云學者須親細務一齋早年豪邁不屑細務由是折節向學在書館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為之不責備家僮

康齋有齋規凡四方來學者禀見其泛泛來往者令不必禀蓋以世既無人不得不以師道自尊一峰未第

時一日同廖簡來訪康齋不出時一齋在彼謂此亦有志知名之士如何不見康齋云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康齋令乃子具膳相待而别一峰甚不悦移書四方士夫有鳴鼓攻之不容在名教中作怪之語康齋若不聞時張東白從而和之一齋謂之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後世自有公論假使後世以康齋為小人二凡為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凡安在何處不若虛心以待天下公議由是議

遂息

堯欲求人遜之以位衆以舜對取其克諧以孝成王命君陳繼周公治洛獨有取於孝友之君陳可見孝弟為人道之大端學者之先務孟子云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觀此尤信

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即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為存耶

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𥄫當之𥄫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𥄫當外矣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葢心猶戸樞戸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軀殻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幷錄於此俟就有道正焉古人所以貴論心也耳之聰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百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數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

一舉念即在於此凡理之精微不可致詰者亦可思而通之即此是神故思曰睿睿作聖

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之學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此與告子不知性

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為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顔子為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顔子然用力却易云云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其他此類不可枚舉試

取其語録諸書觀之當自見矣

長生久視之說起於老莊恐是寓言人生在世特須臾耳勘不破者營營役役雖生百年猶旦夕耳若勘得破超然物表一日奚啻百年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勝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似亦有見世人不悟反信長生之說豈非癡人前說夢耶

井田封建或以為可復或以為不可復雖程朱亦無定論觀孟子與宣王論王道二章有可復之理蓋當法

制未備之時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既得民心爲之地然後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惟其所欲爲耳真命世亞聖之大才朱子訓釋詳明可爲得其旨矣善爲治者法其意而用之所謂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者此也蓋必得聖君賢相在位選擇天下賢能分布中外凡貪官汚吏賊上害民者悉去之廣儲畜而省冗費勸農桑而懲遊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與識達治體者

講求經制之詳庶幾有可復者程子云天生一世才自足了一世事正謂此也

今滕縣即古滕國予嘗過之地多山澗坡陁突兀難開溝洫雨澤水泉不豬孟子勸文公行井田不知如何經畫然亦只據古法告之至其末則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中原地勢平衍綿亘數千里可為井田然地高水下雨下即滲入土中難開溝洫恐古今異宜只宜定經界

以種菽麥稻田決難以人力為也

江南多稻田蘇松處地勢寬平可以畫井田然多水潦其餘江浙諸處山多地少廣狹不同宜依程子說就其廣狹為之不可畫井處止須定其經界人各受一區使不失八家同井之意為便大抵南渡諸儒遠去中原止據紙上立論其說不可行

選詩陶後鮮有佳者獨康齋五言諸作直自胸中流出沖澹和平足嗣清響非諷詠之久無以見之朱子謂

若曾用力學淵明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及也愚於康齋亦云

舊在南都與黃㰅之論康齋詩渠亦記得兩句云紅日漏窓春睡起滿庭芳草落花閒考之本集不載又宿鵝湖寺詩云榮辱不驚孤枕容四更雲月吐寒光又旅次詩云虛窓一榻平安夢人在春風醉碧桃非涵養之久得於夜氣之深者安能及此

康齋詩好說夢字如一枝聊息夢中身又與一齋詩云

老去久於浮世淡重逢端似夢相求真能勘破世事如夢也

看浸種知養心之法田家浸種俟其滋潤透徹然後撈起漉乾而攤之日下使燥濕得宜用稻草包置筐内至二三日後又放出用温湯灑之拌匀仍包裹如前如此者三四次則和氣熏蒸萌芽悉達於外矣人之一心生理具足與穀種一般不知養之之法無由得達於外若能敬以涵養不忘不助使有春和意思則

善端自然萌著又須涵養經義日日澆灌之則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者此也程子曰心猶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陽氣發處是情朱子曰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暖氣只被他抱不住便成雛子若把湯去湯便死了才住便冷了此言最善名狀故并記於此

京口丁補齋先生倅吾郡時常行部到山中憇里之普照寺余嘗侍教先生問予何如謂之明德予以心對

先生云既曰心何不曰明心說是性何不曰明性予思無以對而請教焉先生誦管子語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汝且去思予退以朱子所釋明德之義反覆思之或問明德是心是性朱子答云心與性自有分别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的由是恍然有悟自此看書不敢草草於後少有所得皆公一問之力也終身不敢忘德近年寺廢僧徙從有司購得遺址結屋

數楹扁為明德堂因書此以示子姪使知所用心云

補齋名璣字玉夫邃於理學終於廣東提學副使

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墻下有賣古書者攤在地上予偶檢得四家語看内有黄檗禪師對裴休云當下即是動念則非佇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朱書説得下

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畧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為隱奥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為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且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為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其詩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絶相類詩

學為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朱子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然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又云李杜好處多自選中來又云杜詩夔州以前如畫夔州以後自出機軸橫逆不可當然變大段是難事須變而不失其正若變而失其正又不若守古本之為愈也

白沙詩云桃花亂點釣魚船又云紅蕖浪裏枕書眠又云美人家住紅雲島欲往從之江水深亦可謂風流

人豪也又云青陽動芳草白日悲行人愁人知永夜遠客惜流年來鴈知天寒歸人看月色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猶有好花枝等句真不減盛唐也

有學有覺篇言有學乎無學乎有覺乎無覺乎蓋謂學可以有覺也先難後獲一語是學之要乃千金之壺萬金之諾人能從事其間自然天機活潑有難以語人者即此是覺處獲處何事得山之杖臨濟之偈乎甘泉之註恐非公意

白沙論學有取周子主靜之說是矣但恐未悟無欲故靜之旨每每教人靜坐如云敢避逃禪謗全將作聖基又云蒲團坐破千峰月信手推開六合塵雖得罪名教有所不顧惜哉

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

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即是坐馳朱子云要閙越不閙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即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為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敬疏數語于下以俟有道正焉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酌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實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兹不窮緘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道之

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玄說妙反滋學者

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

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

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温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寧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内而非外不若内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甞致纎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藴矣戒愼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便無安頓處是乃

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為敬則為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一部書從天命之性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

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湯武放伐為綱常計耳萬一不幸事敗雖身蒙篡弒之罪有所不顧吾人立朝處家事有干於倫理風俗者必須極力正救其可含糊姑息置之不問耶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為己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予自知讀書以來幸尊長見信不搬戲迎神已四五

十年近日鄰俗有搬傀儡以禳疾頗致男女喧雜鄙心有所未安遂止之因書此以示子姪

古者冢相制國用雖天子不得以濫費凡為家長者不能制其錢穀之出入致使子婦妄用祭祀宴饗悉為之槩惴惴然惟恐犯其怒殊失易有嚴君之義此綱常倫理所關家之廢興全在於此不可不謹

昔在山東與諸生講孟子首章講畢問諸生此章之意云何諸生對云此章孟子告梁惠王徇利之害惟仁

義未嘗不利予云此章固是孟子告梁惠王的說話于後著之于篇都是教天下後世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不知此意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笑以為迂濶殊不知利中只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過則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尚利惹得一家莫不尚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劘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尚義惹得一家莫不尚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

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説到門祚何如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不必逺求稽之一家一鄉亦可知矣又如吾省寧王可謂富貴之極却被利心所害要做皇帝事敗械送京師賜死家無噍類宫殿鞠為草莽利在何處日前過郴州得見髙尚書家事尚書為人平生亦清謹長子淇有才能幹濟家資致鉅萬死後庶弟與其子奏爭財産朝廷差錦衣衛官同巡按勘問辱及妻子肌無完膚追

銀數萬方變賣田庄以足所奏之數門巷蕭然利在何處說到此諸生莫不悚然時有府官在側不覺却步舉手云老先生說到此令人毛髮俱竦閒中偶及此貞姪輩請書之為家人戒云

予在山東提學時都憲王缺據東昌府知府申說觀城縣廪增缺多欲將某縣學某某挨補都憲行二司令與某議予復狀云祖宗立法經權並用至精至備未可輕改如學校一事府廪四十一年一貢州廪三十

四年三貢縣廩二十二年一貢未嘗以地域中邊人材多寡稍異其制至於科舉之設本為甄拔異材然亦鐫定解額會試京師則卷分南北其所慮者深矣行之百五六十年文化大行天下皆知誦習孔子至於海濵郡縣間出異材視中州亦不少讓今以某縣員缺欲移某縣挨補則鑽刺之徒紛然競起致使海濵之人目不知丁而後已此非祖宗之法本職不敢輕動自取變亂之罪事遂寢近時建議不問食糧月

深淺止將文義考在前列者充貢有考不中等者罷歸而罪提學將使偏方下邑無人才去處十數年不得一貢如何作興士子讀書殊失祖宗法意因記於此

滁州省愆録

每事不失之怠緩則失之急躁宜戒之

心本有用之物而置之空虛之地可乎

數日警惕之意比前較緩宜時時提醒程子云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偶命僕隷淨掃庭中荒穢遂覺眼前寛快人能一旦洗雪此心而去其積習之染其氣象當何如耶

朱陸同異之辨前輩已有定論細觀其書當自見之今就其中摘其一二稍稍同處遂欲會而為一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耶近時諸公力扶象山之學極詆朱子之學支離盖亦未能平心易氣細觀其書以致然耳王欽佩嘗謂予云朱子所著諸書或有初年未定之論兼門人記錄

未能盡得其意者亦或有之吾輩觀之但擇其好處
今王陽明專擇其不好處來說豈不是偏耶
鳶魚除飲啄牝牡之外更無他念所以得遂飛躍之性
人雖萬物之靈心中有多少私意如何得似鳶魚直
須擺脫得開無絲毫惹絆方有此等氣象
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處之皆當即此是道
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
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間耳所謂范女不識孟

子然亦知心殆此之謂歟

示滁州學諸生

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為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為支離其何以開聖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欵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不得不為諸生言之豈好辯哉

人家有三要興積德興有內外有禮義興能勤儉興有三要敗積惡敗無內外無禮義敗奢侈敗

堯舜禹積累締造深仁厚澤至太康一尸位民即貳其心以此觀之祖宗德澤不可恃還是自家能敬德可恃

人生在天地間不生為禽獸而生為人既生為人又不生於海外而生於中國既生於中國又不生於畀汙之地而生於大族既生於大族又不生為庸凢而生

為聰明才俊儒衣儒冠其為幸當何如耶今若又不肯向上為人真可悲也

中庸說

中庸一書朱子分作四支以愚觀之當作八節看首章為一節楊氏謂為一篇之體要可謂得其旨矣後面說費隱大德小德等語所以終性道之意知仁勇明善誠身尊德性道問學等語所以終戒懼慎獨之意至誠贊化育篤恭而天下平所以終中和位育之意

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為一節首章中和以本諸心者言此節變和言庸以見諸事者言蓋事事有箇天然恰好處至精至微故屢贊其妙而歎其難然學者豈可以難而自阻耶必察之精守之固行之果然後中可得以執矣此發其端至二十章終其義無餘藴矣自費隱至父母其順矣乎為一節蓋言道之用廣所以然者則隱而難知學者宜就切近平實處用功庶幾有以盡其所當然得其所以然程子謂下

學而上達乃學之要是也自鬼神之為德也至治國

其如視諸掌乎為一節言鬼神之情狀以見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是皆陰陽屈伸之妙用以

此發端至下章皆言事死之事終此章之義以起下

章也雖第十七章若泛言舜之大孝無與於事死之

事然舜以匹夫有聖人之德享富貴之極致使宗廟

饗其祭子孫保其業延宗祀於無窮其為孝視武王

周公為尤大斷章取義以例觀之可見矣武王周公

之孝謂之達孝者以其能通鬼神之心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自哀公問政至純亦不已為一節蓋承上章治國而言也上章言鬼神之德露出一箇誠字此章言修身為政皆本於誠而誠不可以不豫故極言誠之之功於後數章以人道天道相間而言每每提出一箇誠字不一而足蓋以誠為一篇之樞紐在學者尤為當務之急也自大哉聖人之道至㬆有譽於天下者為一節蓋言君子體中庸之功兼

內外大小而言下兩節言制禮作樂之事本上章居上不驕為下不倍而言此中庸之妙用也自仲尼祖述堯舜至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處為一節盖言聖人體中庸之功兼內外大小而言下兩節言至誠至聖之道本上章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而言中庸之極功也末後一節舉一篇而約言之與首章相應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始言一理天命之性也末復合為一理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也其中達道達德九經之目事神治民之事明善誠身之道修德凝道之功制禮作樂之具聖神功化之極無所不備故常妄謂大學之書其體方中庸之書其體圓葢以此耳朱子義理精密訓釋詳明無可議者獨費隱以下謂前三章為費之小後三章為費之大鬼神章為兼費隱包大小問政章為兼大小包費隱此後至終篇皆為反覆推明天道人道以終二十一章之意不能無疑因肆臆說於右安得

有道如吾朱夫子者執之以求正焉

愚嘗妄為此說竊謂朱子復起當不易吾言矣顧以德學淺薄無以取信於人耳間嘗出示凡子資資答云朱子亦嘗分作數節大抵與叔父同因檢大全中庸卷端朱子云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

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鄙意偶與之合獨費隱以下八章有未合耳乃知朱子集註章句成於早年於中容有未定之論迫於遲莫未及二修改耳觀易簀前猶改誠意章可見因書數語於後併以求正於四方君子云

東巖集卷一

東巖集卷二

明 夏尚樸 撰

序類

獎異賢能詩序

吾邑譚侯在湘南為名士以易經領鄉薦上春官屢屈於有司正德丁丑拜吾邑令長下車首以民俗為問僉謂吾邑僻處山中故家巨族率敦尚禮義鄉里小民亦

樂於耕桑無外慕特其中時有傈黠數輩黷貨健訟為民害然無根據雜而去之不難也顧其才亦能集事前此為令者當叢脞急遽之時或欲駕𨧜以用之往往墮其術中以致掣肘敗官而去者有之遂使一邑蒙刁頑之名至今未有以雪也侯曰是誠在我乃籍積歲在官為民蠹者悉去之由是姦邪屏跡民獲以安侯蒞官行已一以清心省事為本門無苞苴廨宇蕭然舉家蔬食越數日方仰一肉間行阡陌悉減導從所至民不擾禮

賢下士作興學校尤得賢士大夫之心未踰年政聲籍甚聞於當道先是鉛民有與巨室為仇遂刼以威懼罪逃竄山谷據險拒捕以自固勢頗猖獗朝廷患之事下有司用兵勦捕欽差巡撫都憲孫公躬至其地檄侯置幕下叅决謀議事獲以平侯與有力焉孫公由是知侯可大用特書其最敦遣厚幣奬異之以為陟明之地其僚佐黄君輩倡邑之士夫作為歌詩以詠其事走書山中命予序之竊嘗觀之中庸論獲上治民本於明善誠

身而悦乎親則知居下位而得上官之愛重顧亦有道耳豈必如世俗之所為哉侯之尊府君某先生嘗為博邑未幾棄官而歸享有髙年為鄉邦耆德侯自幼得之庭訓讀書纉文飾躬修行而左右就養無違禮甚得其親心之懽守官於此恒切思慕間㑹予言及輒停杯惘然有古人望雲思親之意非質之近於誠明疇克至此宜其試政未幾遽得上官之愛重至於如此也方今朝廷急於求賢凡有才徳而困於下僚者例蒙簡擢布列

臺諫部寺而有服大僚者甚衆未嘗以科第拘也侯既受知當道行見膺薦而起大用有日尚當以古之賢傑自期明善誠身以為之本使他日見之建明措之事業光明俊偉足以流聲光於無窮庶可以答孫公之知而於諸君詠歌期望之意為無負矣庸書此以俟

賀劉君伯鳳卜居祈峯序

三代之教民也以有用之學後世之教民也以無用之文予觀周禮大司徒三物之教本末具備皆切於民生

日用之實不為無用之空言士之入學率以是教之教之無成功歸之於農當是時也學無濫士野無濫農達則舉其所學而措之於政不幸而窮焉則亦有以自樂而無待於其外後世先王之教廢父兄之所訓迪子弟之所誦習率以舉子之文及其老而無成雖成而不中有司尺度然後罷而出之則舉平日之所業者曾糟糠瓦礫之不如以故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悲愁自非志氣不羣之士鮮不以得失為心而喪其所守者蘆塘劉伯

鳳氏少遊邑庠從搢紳先生業舉子經書傳註及性理史鑑諸書有關於舉業者誦之其習為文典雅簡明亦不大戾於尺度不幸屢屈於有司晚乃得廩於學而卒為巧而力者所奪用是困頓而罷歸於家君長不滿數尺而有英氣人皆慮其抑鬱無聊將舉其所守而喪之而君慷慨自若議論侃侃是非無所回互視在邑庠時不少挫非志氣不羣者疇克爾哉晚厭所居喧雜改卜於祈峯之下兩山環抱擁為漫池前面鶴山而靈山鵝

湖諸峯隱隱約約出沒於烟雲百里之外有山可樹有園可蔬有池可魚有田可稼皆足以養生喪死無待於他求者暇日客至則剪蔬取魚開樽布席相與飲於堂上醉則攜客而出尋壑經丘高登遠望超然如在物外皆斯堂之助也君有二子方在髫齓而斬然露頭角課農讀書之暇能以古人之學自其幼而導之俟其長而有得焉然後俾之修舊業以為仕進之指則所以成君志而昌大其門者端在此矣堂既成予與元素仲素飲

而樂之有感乎先王之教也於是乎書

書感興詩後

古人之學惟務養性情故其爲詩自然止乎禮義後世先王之教廢而人不知所養其爲詩也率皆鑿空强作不復發乎性情之正矣雖漢魏盛唐等作猶不能無憾况其下者哉予觀子朱子感興之作纔二十篇耳天人稟賦之理聖賢傳授之㫖異端悖謬之失俗學支離之陋與夫千古史學難决之是非而超然得於獨斷之餘

者率於此發之誠無愧於三百篇之作矣然公豈嘗規規學為如是之文哉盖由平日涵養之功已至故其性情所發自然止乎禮義如此竊嘗考之本集至日感懷之作有顧以多言害道戒不作詩之語而此諸篇實繼其後則知公之有得於言者正惟有得於多言之戒之力耳故嘗訓學者云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真名言也後之學者徒見其詩文之妙而不知其所本故其平生為學

動以著述為事以致心愈勞而事愈左言愈多而道愈晦可勝惜哉故予因書數語於後用以告夫後之君子且以自警云

書小陂集後

此康齋手删本也康齋詩文近刻於撫并少作及嘗删去者悉存觀者病之予昔從遊一齋得見此本手自抄録居恒諷詠於茲三十年竊嘗謂康齋為人嚴毅而詩復和平中之所養可知迨至晚作類多愁嘆之語抑可

見其好學之心至老彌切也凡此皆考德者所宜知因綴數語示兒姪輩使知康齋之詩誠可以獨步當世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也後之欲刻者當以此本為正取少作及嘗刪去者悉附其後庶乎其可耳

重刋吳氏小學集解序

註小學者無慮十數家然詳者失之支離簡者失之踈略獨海虞吳氏集解視諸家為善舊刻於其處惜歲久板蝕字多殘缺建陽書肆傳刻亦復訛舛欽差提學南

鐵侍御某君重加校正命某郡守某君刻於郡齋而以序屬予予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謂之小學庠序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學之道十五則入大學而教之以大學之道周末先王之教廢孔子於是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大學小學之書所由作焉遭秦焚滅大學猶幸存於戴記而小學不可得以復見矣尚賴曲禮内則諸篇亦於記存焉可以見其與支流末裔迥別朱子因而廣蒐精擇以為小

學一書葢嘗考其篇章次第其曰立教者胎教保傅之
教學校師友之教具焉其曰明倫者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具焉其曰修身者心
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具焉綱領節目
不越此三者其曰稽古者所以實此三者而已其曰嘉
言善行者所以廣此三者而已合而言之葢前四篇為
内篇三代之言行小學之根本也後二篇為外篇漢唐
宋之言行小學之羽翼衛也立言之意具見篇章若無事

於註解者然初學之士知識未開苟於訓詁文義有所未通其何以爲持循用力之地哉吳氏集解雖不足以比朱子大學章句之作然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吉頗得朱子纂集之意葢朱子有功於聖門而吳氏不爲無補於朱子也我朝稽古定制大綱萬目無不畢舉獨學校一事未甚詳備葢自國都郡縣莫不有學而鄉校不設於閭巷設科取士悉以四書六經而誦習不及於小學太祖高覽遠識獨超於古特當時儒臣受命祭

詳學制者未及論定而致然耶令某君視學南畿之初即命郡縣皆立鄉社之學又命郡守某君重刻此書以惠學者且使窮鄉下邑皆得以資其講習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與有助哉

贈邑博林先生序

晉江林君世仁蔡虛齋先生之高第弟子也虛齋邃於理學能發所見於舉業程度之外士子經其指授者類能取高科躋膴仕君領薦上春官竟以乙榜授清江教

諭丁内艱去服闋改任吾邑日升講席課諸生如在清江時退則不廢誦習解經纘文悉用虛齋之教不務穿鑿詭異以要時譽涖任之明年典學憲副周公某移文敦遣有司具禮幣以奬之又明年侍御廵按秦公某清戎陶公某復舉奬異之典視周公有加焉學中諸生謁予文贈之予舊官南都有友人歸自閩中以詩寄帶於予謂此帶得之虛齋者予即再拜而受之居常佩服竊取韋弦之義今虛齋吾不得以見之得見其帶猶見虛

齋況見其高第弟子如君者乎顧以拙學竊奉多言之戒竟不能就之將考滿解任北上而諸生之請益力能無一言爲君贈耶竊嘗聞之英才何代無之特以師道不立故不能有所成就師道立則善人多矣昔安定先生當學絶道喪之餘慨然以師道自任弟子散在四方者皆循循雅飭遇之不問可知爲安定之弟子虛齋近出南閩自爲諸生時即有志古人之學潛心力究推所得以淑人視安定爲無愧一時出其門者類皆氣象可

愛林君親承謦欬得之言行者尤深簡重寡默克舉教職盖亦無愧於虛齋宜其見信於諸生受知於當道至於如此也近時銓衡用人不拘常資由教官而蒙顯擢者衆君受當道之知而書其最於銓曹則凡世之所謂功名富貴皆君所宜有不知何以砥礪於後以荅諸公之知耶昔尹和靖别伊川而歸請教於謝上蔡上蔡云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

如之何和靖反而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林君今去虛齋日遠恐亦不能無如上蔡之所慮者竊願以心爲嚴師而尚友乎古之人庶不負虛齋之教而於諸公知人之明有足徵矣予甞私淑虛齋而辱交於君久竊附上蔡益友之義亦因以自警云

東巖集卷三

明 夏尚樸 撰

記類

南京禮部題名記

我朝立國百五十年於兹典禮修明天下乂安近年權姦用事禮之大體十喪七八賴天地祖宗之靈尋就誅戮朝廷以南京為祖宗根本之重特命白巖喬公為禮

部尚書甯庵吳公為禮部右侍郎二公同寅協恭日以講求墜典為務退食之暇乃命掌故稽之載籍得自某公以下若干人列其名氏用識於石其所不可知者缺之而命某為之記予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是知典禮雖出於天所以綱紀是道使之四達而不悖則存乎其人耳粤稽唐虞有秩宗以典三禮周禮春官卿有大宗伯以掌邦禮有少宗伯為之佐其下又有六十屬覾其

會通制其繁簡雖有不同其所以綱紀是道則一而已三代以上稱盛治必曰虞周有以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内設六部以分理天下之事而禮部與其一總之以尚書佐之以左右二侍郎其下亦有四司為之屬凡郊社宗廟之禮朝覲會同之典與夫貢舉賢才賓禮四夷之事悉於此乎掌之太宗文皇帝由燕藩入承大統遂升北平為北京府部之設一視乎南京後雖遷鼎於北而以南京為留都官之多寡事之

繁簡不同然此實惟祖宗根本之舊以故用人之謹一視乎北京三代以下稱治朝曰漢曰唐曰宋而止耳求其久安長治未有若我朝者也豈非祖宗立國之固建官之善而所以綱紀是道者又有其人歟然自開國至於今百五十年而其人之名氏已多不可考矣將不遂至於湮滅而無聞歟宜二公拳拳於此而有不容已者嗚呼禮樂興天下所由治禮樂崩天下所由亂後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斯夫其亦有感於斯夫

浴沂亭記

每疑豐樂亭非其故址暇日尋源獨上得紫薇泉於深谷中信如記中所云欲作亭復歐公之舊未果也嘗賦一詩貽龍泉寺僧懐聰聊志其地而寄吾興耳會予具疏丐還故山因移疾居寺中命僧結亭泉上欲移亭扁於此既而思之滁之有亭多矣人獨好遊醉翁豐樂諸亭者葢慕公之為人耳匪直以其泉石之勝也令必欲易扁置此惑矣因以浴沂扁之時或倚杖行吟泉上以

為樂由泉東行數百步少折而南上有栢子潭在崖谷中其深莫測我太祖高皇帝龍興初嘗禱雨於此有應後命有司建廟以為歲時賽龍之所連山栢木陰翳下有平地可憩水遶其前觸石噴薄可玩因除地為壇名為舞雩壇由壇北行百餘步有石橋水流至此轉折而東滙為小潭泓澄可愛餘波溢出鏗然有聲傍有土臺出潭上可坐十餘人疏泉環臺而流名曰詠歸臺皆取孔子與點之意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

是知曾點之樂與顔子之樂而吾人之樂又豈若歐公之能樂其樂耶舊嘗遊大學得逮事章楓山先生先生一日謂予云陳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禄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信以灑落為堯舜氣象

後讀二典三謨乃知兢兢業業方是堯舜氣象孔顏之樂端不外於此矣故周子有禮先樂後之訓而程子亦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於外求者必從事於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豈必放浪形骸之外留連山水之間然後為樂其樂耶因以告夫同遊二三君子且著諸篇以自警焉

遊夢仙橋記

弘治甲寅孟春之月夢一老者偕予至一所得巖穴焉

中有棲真辟穀之士視其貌甚古聽其言灑灑可愛予甚奇之顧謂老者曰是宜名隱僊岩一日以事過東山緣南山以返命一樵者導予登壠脊以望偶見一石横跨山腰平衍可度有類象山僊人橋者忽憶所夢益奇其事莫春過霞坊拜劉元素仲素談笑及此且欲以夢中之名名之仲素笑曰宜名為夢仙橋為佳次月仲素過予家拜先君墓時宿雨初霽陰涼爽快遂至其所列坐於石久之度橋登南山之巔而坐焉則羣峰四合間

見層出靈山諸峰隱隱約約出沒於烟雲二百里之外下視原野曠然四平新苗交翠一色際山流水屈曲映帶其中樓臺墟落夾水而居者歷歷可指徘徊四顧既去復留予欲作臺其上仲素以登仙名之既而語予曰夢仙之橋勝境也今日之遊勝事也不可無詩以記其勝遂賦五言古詩二章予率倚韻而和之詩成序記之噫有此天地有此山川吾信佳山勝水載諸圖經者不為不衆獨南嶽鵝湖懷玉以朱夫子舊嘗講學游觀於

此遂名著天下留為不朽故事今此山之勝殆亦不下於南巖顧以辟處一隅雖郡牒亦莫之載其或有待於今日乎使吾人克自砥勵奮然以朱子自期待則今日之游未必不留為異時故事苟徒放浪於山水之間而學問之功漫不加意則他日追想舊游之地觸物感時抑恐為佳山勝水之所羞耳且一泉一石其所以關於得失者甚微苟有所遇接見於夢如此則凡事之得失有大於此者誠亦莫非前定吾人其可汲汲於此不以

古之先賢聖自期共留聲光於天地之間與山川同為不朽也耶

積善堂記

兄子貞聰明剛果足以有為使能致力於學亦可以取一第見用於時㓜年予嘗擕之出外讀書粗知句讀不幸予父兄相繼淪喪不勝公私之叢委乃棄其業而總理家政性勤稼穡知天時地利雖老於農圃者有所不逮早起而晏眠糞多而力勤歲之所獲率倍鄰壤里族

游惰者興起皆知以勤生力穡為事盜竊由是少熄予嘗賦詩貽之有阿咸也解作農師之句觀者皆以為然晚以食指頗繁故居不足以容改築於其東有堂可以供賓祭有室可以備棲息簷阿宗峻廉隅整飭有足觀者别築書屋數楹延師以教子孫課農之餘偃仰其間時取古書翻閱粗識大義雜植花卉於庭每到閑時輙為予置酒延賓以為樂酒酣成詩率有奇氣觀其襟度如此亦足以有為顧乃使之老於農圃而不自知此則

予失教之罪也堂成之初舉酒為壽而請名於予懇求一言以為訓因扁之曰積善堂且進諸子於前而詔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所謂積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葢自祖宗至於子孫無不善之人自幼小至於終身無不善之事自念慮之微至於事為之著不敢以不善之心介乎其間夫是為之積行之已誠積之既久則其世澤流衍洋溢豈可以一二世計哉昔后稷躬親稼穡受封於邰千百餘年至文王受

命以有天下卜世卜年卒過其歴視夏商為獨長此無他世積忠厚故也周人世守以為家法故伯禽撫封於魯而周公之所以教之者不越君子忠厚之道其言具載論語故能與國同休至於久而後失之逮今子孫蔓延天下不可數計而乃知古今人同家國理一其所以廢興存亡容有異乎哉予家自先世以來素以忠厚聞於鄉予先君中憲大夫先妣太恭人其存心制行又汝輩之所習見故能致有今日予竊一第以為官汝輩受

一壟以為祇門閭粗改其舊豈偶然之故哉第恐子孫狃於宴安不知持盈守成之道或有狥利以忘義剥人以豐已者出於其間世澤之延促未可知也庸書此以為訓其詳具在六經子史取而觀之當自見矣何俟區區之言耶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又曰積德百年其後必昌斯言豈我誣哉

息庵記

偶感異夢遇異人得荒山數畒形勢為頗異穴其地得

巽壖爲命工爲予營一壽壙壙成築室數楹於其側以為遊憩之地自扁之曰息庵莊子曰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世皆以爲曠達名庵之意葢取諸此然稽之字書息訓止訓生葢造化之於物也生則必止止則復生通古今爲一息此乃萬化之機軸學者不可以不知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能矜持於少壯者鮮不失之於遲莫予生七十有一矣來日能幾何哉要當戰兢惕勵體天之行深思平生之過而改之不

以老耄而自逸庶幾無愧於心異時得安於地下雖歷萬載猶有生氣否則腐同草木而已矣奚貴於息哉故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庸書此以自警併以詔夫後人

郎川潘氏義冢記

天下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然多拘於勢分不肯以有為其或勢分非所拘無所為而為者其為善之心誠矣不然則亦有為而為至無所為而止矣而何有於義哉正德戊辰江南歲大祲建平尤甚次年春復大疫餓

莩相藉僵尸載途誘之者曰發粟賑飢掩骼埋胔國家事也守令責也吾何與獨吾澔君時英素知尚義周貧恤匱不遺餘力有司甞奉詔旌為義官及此目擊其事而寢食不安乃設粥以飼餓者施藥以療病者多所全活具有輾轉溝壑率罹鳶鴟螻蟻之慘者為義冢城北度田六畝鑿為深壙號於衆曰有能負一尸以埋者與穀若干就食之徒爭相負入壙而埋之不下數千人又具酒食以時祀之於是死有歸生有養一舉而兩得巡

按御史北平劉公以禮奬勸且路收二餒童付之歎曰有司得如湽某者數人則江南之民我無患矣乃為立碑於按治所以紀其事因以為守令之不職者愧邑之慕義者又恐時移事改夷為平原相與謀議立石冢側以垂諸久而求記於予予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固衆人之所同有也奈何世變日下殘忍者多雖可為如守令亦置民瘼於度外顧時英者閭閻中一齊民耳乃能推其所有於饑饉疫癘之餘使鄉之生

死均受其惠如此非有所不忍無所為而不以勢分拘者其能然乎朱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故陳堯叟為糜食餓汲長孺開倉賑飢富鄭公活流民於青州范文正公復流亡於浙西民到於今稱之使時英沾一命之寄則其所濟當不止此嘗聞之殷仲堪葬漂流之棺郭元振助五世之葬後皆獲報於身而併及其子若時英之陰德雖非有為而為然為善獲報將有不期然而然者時英名某於吾宗居父行其大

文公諱灝嘗領永樂癸卯鄉薦有義方之訓時英能繼其志為人之所不能為而又無所為焉是誠可尚也故僭述其槩於此尚當俟作史者採之以垂諸永久焉是為記

東巖集卷三